

秋梦痕最新武侠小说

赔了夫人又折兵



花城出版社

一

赔了夫人又折兵

①

秋梦痕最新武侠小说

花城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部无敌剑诀，一张金城图，引来武林各门派的觊觎，什么九阴门、魔鬼盟、五毒门、黑手党、极乐派、八荒四怪等纷纷出动，血战江湖。北六省黑道黑镖封大侯设局京华第一楼，意图毒杀异己，统治武林，无敌剑客崔武扬行侠仗义，功力超绝，在碧落宫、六老等人相助下，与黑手党等邪派展开大搏斗，并最后以正胜邪，自己也赢得美人归。

全书情节紧凑，打斗精彩，行文流畅，各色人物尽在作者笔下活脱展现。读来令人爱不释手。

# 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40
第 三 章	132
第 四 章	197
第 五 章	265
第 六 章	315
第 七 章	330
第 八 章	422
第 九 章	503
第 十 章	545
第 十 一 章	570
第 十 二 章	643
第 十 三 章	665
第 十 四 章	705
第 十 五 章	765
第 十 六 章	808
第 十 七 章	846
第 十 八 章	916

长安是陕西省的古都。

晚霞灿烂，在两天交织成五彩锦图，也照映着朱雀门附近的一家巍峨壮丽的酒楼。

金字斗大，气魄如山，浑然颜体劲书——“京华第一楼”

此时正是华灯初上时候。也不知是谁家在此宴客，灯火辉煌耀眼。

一串百子联珠响的喜爆，又名“震天响”，大约是巧匠特制的，长达十丈，在二楼栏杆上挂成一条龙状，就够人瞧个半天的。

连过路的人，也都要边走边看几眼，闲人更是指指点点，小孩们在屋檐下拍手叫喊，最是兴头。

整条大街的楼头，平时都是纱窗深掩，珠帘低垂的，不知今天一股什么风，家家珠帘半上钩，谁家娇女在楼头？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。

所有的车，所有的马，不论是由哪一方面来的，都是在第一楼附近停车，下马，由穿得十分光鲜，礼貌周到的“司宾”迎着，一批又一批的迎进大门。

它的内面，却是宽敞而深，占地不下十亩，两边与后而且还有花木扶疏，粗具图林之胜，至于停车驻马的专用厩房，

更是一应俱全。

打由三天前起，京华第一楼那胖得流油的账房先生就三下五除二的亲自捧着水烟筒，指东指西的吩咐伙计张罗个不停，同时，婉谢客人光顾，张灯结彩，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儿？

谁也弄不清，也没有人敢去问。有钱人家做事，没有自行宣布，谁也不便乱问，直到今天大早，才知道是店东的新姑爷要来“相亲”呀！

店东的掌珠，听说比天仙还美，谁家的儿郎有此齐天艳福？连附近人家的闺女、媳妇儿也非要瞧瞧这个“俏冤家”不可。

于是乎，越来越热闹啦，车马也越来越多，设非第一楼场地之大，也无法招待这么多的来客。不知是谁，高叫一声：“看，这……”

却被一阵哄笑声淹没了。

原来，打由东方街头跑来一头长耳驴子，驴背上，倒骑着一个小老头。

说他“怪”不止于倒骑驴，一颗大脑袋，却是一个细长脖子，叫人一看就担心上重下轻，偏偏他又不住地在颠头晃脑，好像在对驴屁股磕头似的。

正有大堆小孩跟着驴子又跑又叫，近前了，看清楚了，闲人们的笑声也更多了。

好滑稽。斯人也，天生怪相，顺风耳，绿豆眼，蒜头鼻子，喇叭嘴，下巴如杓，却蓄着一撮山羊黄须，双颊高耸，满面酒气红光，双腿一前一后，歪坐在驴背上，没跌个半死是运气。

最怪的，还是他在驴屁股两边贴着两张黄裱纸，写着歪歪扭扭的字，仔细看，竟是——

出卖风云雷雨，收买稀奇古怪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恐怕三百六十行中，也没有这一行。

在哗笑呼叫声中，此老眯着醉眼，打了一个饱呃，一仰面，自言自语着：“就在这里，再来几壶也好……”

此时有人在拉开喉咙吼道：“好呀！你老儿没死？这年头，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偏又短命……喝，有酒有肉多知己，自当敬陪到底……”

大家早已向发声处看去。又是一阵哗笑。

因为，驼子碰着大肚皮，再好也没有。那个答话的人，绝透了！

也是一个老头子，却是说不出的滑稽，不论是谁，只要一看到他，没有不发笑的。

只见他反穿破羊皮袄，打赤脚，齐膝卷着裤管，两条腿，精瘦如铁，却尽是一团一团的虬筋交结；两手奇长，蒲扇大的巴掌，也是墨黑，右肋下撑着一支拐杖。

雷公嘴，朝天鼻，满腮乱草骚胡子，一对三角眼，一字横眉，两颗板牙，半伸在嘴角外，趁风凉儿。

由于他头上戴着一个大竹笠，齐眉遮住，虽在人堆里，所以没人注意。

可是，他一接了腔，真面目出现，就不能不叫人不发笑，凭他这副德性尊容，也想去作京华第一楼座上客？

## 赔了夫人又折兵

这两个老头，同样不像人样，同样的土气，同样的引人发笑，也同样的古怪。

在哄笑声中，前者俨然以“主人”姿态，躬腰摆手，向内肃客。后者大模大样，昂然而进，却是左脚微跛。

四面的哄笑声更大了，更多了，都成了毗牙仙。唯一例外的，只有正在忙着的几位“司宾”没有笑，个个神色严肃，也没有人对两个老头“表示”什么。

在第三楼后面的一间富丽堂皇的书斋门口，正有一位“司宾”匆匆地由楼下上来，轻轻的叩门。

书斋里的太师椅上，正坐着两个人——是一个十分冶艳的女人坐在一个胖笃笃，白净净，一身吉服的中年男人大腿上。

“司宾”恭谨地：“方才门外来了一个倒骑驴的老头子……”

“倒骑驴？”中年人目光一闪，上身一欠，道：“可是大脑壳，细长脖子……”

“司宾”忙道：“正是，正是……”

中年人双手一按椅把，道：“快请，快请！”

“司宾”一愕，道：“还有一个乡巴佬打扮的老头……”

“司宾”还未说完，中年人又挥手道：“一并请进来好了，不可怠慢！”

“司宾”有点不安的道：“老钱他们认为这两个老头有碍观瞻……”

“什么话？你们怎么如此眼大无光，连倒骑驴的‘赛果老’胡公遂也不知道？”



“司宾”一惊，脱口道：“赛八仙之一？”

中年人挥手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别误事！”

“司宾”应声退出，迅速下楼。

中年人哼着道：“怎么这个老怪物会赶来凑热闹？此中一定大有蹊跷，大有蹊跷……”

那女人以袖掩口，吃吃荡笑道：“什么大不了的芝麻绿豆事？看你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的！”中年人背着手，踱了几步，道，“我要下去，你招呼姑娘一声！”

那中年人匆匆走下，却猛古丁由二楼一晃身，进入了一重复壁。

“哦，是二位……呀！请，请！”猛古丁，由大门里闪出一位“司宾”！正是上二楼“请示”的那个，满面堆笑地道：“我说二位老前辈，一股春风送来……咳，咳，请进，请进。”

两个老头一声不响，昂然而入，转过披红挂彩的福禄寿三星玉屏风，看不到了。

车辚辚，马萧萧，又有大批车马到达。

使大家注目的，不止于一车一轿的华丽，气派大，车把式和四个轿夫都是锦衣花帽，一身新，且个个是精悍如牛的魁梧大汉。

主要的，是轿前、轿后八匹骏马，鞍具鲜明，连马蹄也是眩目的紫金代铁。

可把这个试着为他解除禁制的“司宝”窘住了，半晌开不了口。

其中一个“司宾”眼色一递，便有另一位“司宝”掉头向

## 赔了夫人又折兵

---

内走。

“司宾”们讪讪地各自走开！

左边四骑，是四个佩剑的俊秀少年，右边四骑，是四个一式彩衣鲜艳的美貌少女。

几曾看过这样的排场？又几曾看过以紫金打造马蹄铁的？

闲人们纷纷作窃窃私议，早有八位司宾，一字排开，快步迎上一车、一骑，老远就已哈腰堆笑。

车门开处，香风馥郁，那四个骑马的少女已俏生生的由马背上飘坠在车门左右。

一位身穿紫罗兰的百褶裙，杏黄宫袄，翡翠披肩，带着五色云纱覆面的女人已在左右两个少女分排珠帘之间，春风俏步，低头上阶，如惊鸿掠影，进入大门。

闲人们目光发直，只看她秀发堆云、三朵珠花、两点奇光闪闪的耳坠和一支颤动的金步摇，如此而已。

可是这时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人堆里有一个挑着货担的货郎儿。

这是个年青的小伙子，却是一身粗布衣着，面色腊黄，好像大病初愈。头上一顶宽边柳条遮阳笠，掩到眉上，两手紧紧捏住两头细箩筐的绳子，低着头，没吭声。

他只在听，只在看，在人堆里，没有人看他一眼，他却看得清楚，也听得分明。

他低着头，似乎不胜人多挤迫之苦，好不容易挤出了人堆，到了对而一家屋檐下，放下了担子。自己摺着袖角，拭着额汗，却在看着袖底的一个小折子。

这个小折子，显然是“货扎子”。他干这行小生意，进了什么货，卖出了什么货，价钱若干，非有一个流水明细账不可，不然，他就不易记住收支盈亏了。

可是，他看的这个小账本，却是有字有图画，他只看了两眼，自语着：“方才进去的，骑驴的当然是‘赛果老’胡公遂，那个跛子，就是‘长臂铁拐’李天黑，‘八仙’中已到了两个，这个什么‘太君’是谁？车中美女又是谁？”

他霍地一甩袖，掌心一反抄，夹住了一物。他迅即向四面画一扫眼，若无其事的退了一步，背往墙上一靠，懒洋洋的好像很累了，要闭目养神。

他凝光成线，眯着看，一瞥掌心，竟是一根二寸许的鸭肘子，还是刚吃剩的，因为还有口涎余温。

货郎儿心中一动，自忖着：果然是江湖上到处有卧虎，有藏龙！以自己易容改装之术，得自独步天下的秘传绝学，竟会被人“钉着”了，而且，已被人发现了他自己的袖底乾坤——这鸭肘子，正是对准自己这本小摺子打到的，若非应变神速，棋高一着，一定会被打落。

在自己的电光石火的扫视下，竟没有看出是谁对自己下的手，则斯人之深藏不露，也够瞧的了。他迅即又低头，折袖角，作措面状，又在“偷看”那个小折子。

这回，他当然是在放饵钓鱼，他要看看谁能再来一手而不被他发现？

可惜，足足半盏茶过去，再没什么动静，他又自语着：“我要找的人，或者要找我的人，都在这儿，我这本‘天书’难道有挂一漏万之处？这个‘太君’到底是哪一个呢？”

他突然双眉一挑，耳中听到了清晰的“千里传音”：“凡事要好，须问三老，你小子那本陈年老账，已没用了……”

货郎儿文风不动，反而闭目如睡起来。

实际上，他正在潜运玄功，要以“聚蚊成雷”的功夫，由这“凌劲苍老”的声音，找出发话者的位置与方向……

那传音稍一停顿，又作晒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还差得远呢，啥子‘太君’，只有我老人家知道底细……唔，要想竭诚请教，先去弄儿双鸭翅膀，一二罐好酒来……”

货郎儿仍是一动也没动，他心中却微微一惊！

因为，他竟没有听出传音者在哪一方？虽说他前而与左右都是人堆，像这样连发话者是由哪一方向传来也搞不清，在他而言，是新娘子上床——头一遭儿。

他本想谦抑讨教，或先“如命”照办——可是，他天生傲气，马上否定了这种想法。

他心中道：“好吧！这倒有意思，我崔某人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？我不信当今之世，有人能把我当作儿戏。”

所以，他仍是不作丝毫表示。

传音又来了：“喂，这个年头，小伙子都缺乏敬老尊贤的礼数，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，真是人心大变，大变人心……”

一顿，又道：“吃亏的又不是我老人家，何必浪费精神，不如去看蚂蚁上树。”

传音戛然而止，货郎儿闭目不动如故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四下突然扬起了鼓噪，有人叫着：“瞧呀，来了！”

来了什么，货郎儿仍是眼也没开，马蹄声疾，由远而近，

且不止一骑，至少有八骑以上，直到眼前！

货郎儿双目略启一缝，看着前面。

是八个锦衣壮汉，个个凛若天神，由他们太阳穴的鼓胀如蛋，目光炯炯，已知都有很高的火候。

八人同时翻身下马，不带一点声息，共是十六位司宾，在第一楼门口雁列两行，若有所待。

如果有人知道货郎儿就是崔武扬的话，那才妙哩。他看了十六个鹄立翘首的司宾一眼，暗笑道：“人都是势利，大约在等哪个青梁子弟纨绔儿？以为只要那家伙肯来，就可以对付我崔某人了？哼哼……”

他又扫了那八个巍坐马上，控缰仰面，个个一副眼高于顶的壮汉一眼，又自忖道：“这八个，大约就是什么‘天龙八将’？做了人家的奴才，辜负了昂藏七尺，还神气个什么呢？”

倏地，鼓乐齐鸣，起自第一楼的二楼。

崔武扬知道既已奏乐迎宾，一定是“正主儿”快到了，只听人声喧闹，人潮一波又一波地向东涌去。

他耳中突然又响起了清晰的传音：“好个绣花枕头，倒是蛮会出风头，真叫人羡慕得没话说。”

崔武扬心中一动，他原看不候这种世俗的庸人自扰，他感到俗不可耐，听了传音，不觉有点好奇。他略一打量周遭，人挤人，重重叠叠的人墙，哪有插足的余地。

他看到好多人，尤其是小孩子，都把板凳、椅子搬在屋檐下，顶起脚，在凳椅上看，还有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的。

突然，他有了发现，那可说是“非常”的现象，就是他抬头处，只见大街两边人家，店铺的楼房，屋顶上都有人了，家

家纱窗敞开，珠帘高挑，帘底下，粉白黛绿、珠翠满目，尽是老的、少的女人，都在向下凝视。

崔武扬目光一转，就把两个箩筐叠在一起，再支上枣木扁担，他也“高升”了，也可看清楚了。

那匹白马固然是万中选一的千里名驹，马上少年，大红吉服，上好蜀锦，珠冠簪花，鲜衣骏马，已是动人，何况又是玉面如粉，朱唇星目，修眉如剑，鼻悬如胆，英俊潇洒，兼而有之，确实是罕见的美男子，俏丈夫。

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，可以作为这个时候，这个人儿的写照吧。

也难怪人山人海，途为之塞，十里珠帘尽上钩了，崔武扬略一凝目，便已看清楚了马上少年劲气内敛，确是高手。

不过，斯人的双目大灵活了，也即是世俗所称的“桃花眼”，其人必性爱风流，好色如命。而且，斯人双眉高挑，已见心高气傲，十分自负。浓黑的眉毛间，隐见慑人的煞气。

马上人，大约有自感春风得意，未免忘形，正不时向两边招手含笑，作答谢状。

崔武扬暗道：“桃花公子风流客，他就是四大公子之一？又有‘风云四客’之美称？以桃花庄在武林的地位，为何会屈就京华第一楼的娇客？”

又自忖着：“龙配龙，凤配凤，一定有它门当户对之处，姓封的也来头不小，只是明知‘桃花公子最风流’，竟愿以女相许，则此女也，想也不是什么好姑娘……”

人声混乱中，只见一点火星如豆，破空一闪，接着，是震天连珠响。

是那串百子连珠爆仗被点燃了，这个乐子可大了。

由于是猝不及防间，根本没有看到有人出在二楼点燃喜爆，不止闲人们个个掩耳不及，乱退，乱挤，连那策马停驻的八个壮汉也吃了一惊！

如非他们勒马得快，牲口非受惊乱窜不可，仍是有四五匹牲口惊嘶着，前蹄人立起来。

那十六位司宾也似大出意外的一齐抬头，手搭凉篷向上看。

除了连珠喜爆大震，好像一条火龙在硝烟中隐现外，什么也没看到。

崔武扬也有点奇怪，不知是谁开这个玩笑？不过那一闪火星，是瞒不过他的，一点火星能凌空点燃爆竹引线，也够奇了。

“走火了！失火了呀……”闲人失声惊呼，乱成一片。

崔武扬本已准备有所行动的身形，又自顿住。他瞥见“桃花公子”，本来尚在半箭之外，自喜爆一炸，他就仰面疾视。

簇拥他的十六骑人马，也因事出猝然，各自紧拉缰绳，唯恐坐骑受惊出事。

可是，“桃花公子”倏地双眉一立，骤然纵马飞骑，在将及现场十丈左右时，也正是火起之际，只见他霍地一勒缰绳，右臂对空伸出。

镶着珍珠鞭柄的金丝马鞭就指向二楼，震耳的喜爆声立即中断。

那班本是惊怒发怔的司宾及那八个壮汉等在愕了一下

## 赔了夫人又折兵

---

后，采声轰然而起。

闲人中也有不少人大喝叫好，由中气之足，可知多是江湖客所发。崔武扬也暗自点头——他认为这位“桃花公子”，所以能列名“武林四公子”，确有实学。

以十丈左右的空间距离，桃花公子能在随意挥鞭一指之下，把正在燃烧的连珠爆炸引线恰好以罡力打断，这一手，够漂亮的。

接着，便看到十几个壮汉旋风般扑出。

有的是以扯下的锦幔向火头上扑下，有的干脆把外衣脱下压火。

同时，一阵响，是里而有人出来，把正在燃烧及已烧焦的窗槛悉数击飞，飞坠大街。

还好，闲人们在方才泼水后就已四散射开，所以，碎木火球飞坠而下，并没有伤人。

火，终于被扑灭了，只剩下余烬残烟，十几个壮汉满身焦黑水污的窜回楼里。

大家惊魂甫定，只是，仅此一来，二楼正面门窗全毁，一片焦黑，把一座披红挂绿，气象万千的京华第一楼变成了劫后破船，好比一位美人儿被人家在花容上抹了一把黑灰，这真是大杀风景。

崔武扬始终在注意“桃花公子”，桃花公子自挥鞭中断连珠喜爆后，满面是阴残的狞笑，一双桃花眼，杀机毕露，不住地在打量着，扫视着周遭，好像要看清每一人、每一件东西似的。

还是那个叫余福的司宾，堆着满脸谄笑，水袖一展，大



声笑道：“姑爷驾到！”

桃花公子哈哈一笑：“免了，谢过各位。”

崔武扬暗忖道：“好小子，确实城府深沉，明明已经起了疑，知道有人同他捣蛋，在这种尴尬形势下，仍能沉得住气，倒是不可小觑他！”

他忖思着下步棋该如何走，同时他也估计方才对方以传音说话的人是谁，以及方才先点燃喜爆，再加火攻二楼，把主人家弄得鸡飞狗跳，灰头土脸的又是谁？他忖思一下，只有两个可能：一是出于一个人的杰作，则此人功力确实高明，且洞悉主人的底蕴。一是对他传音说话的是一个人，而出手放火又是另一个人，但他们用意何在？

崔武扬再往深处一想，不由冷哼一声：“好家伙，这明是移祸江东之计，冲着我崔某人。”

因为这个时候，正是武林四公子雁塔发战书，约斗他崔武扬，而桃花公子是来此相亲，没来由的被人弄了一场没趣，那么主人和桃花公子当然会怀疑是无敌剑客崔武扬存心来示威了。

这是一石两鸟之计，一方面使桃花公子和此间主人剑及履及，搜索他崔武扬，另一方面也是在逼他现身。

如果这个推想不错的话，那么此人也就太攻于心计了，他也许是存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。

崔武扬重重的哼了一声，于是他又挑起货郎担，步向西面大街走了。

在三楼后面的那间书斋里，一位全身黑缎小裙的老妇，正在频频顿着手中的一支乌光闪亮的鸠头拐杖。